

Column 年華

文化廊

當語文水準每況愈下，社會上很容易便會出現兩種分裂式責難：學生覺得教育制度局限多，縱有創意但志不能伸；教師則認為學生懶散不用功，只以考試為本，不重視學習過程。如此這般，解決方案共識未達，惡性循環不息。今天創意教育成了熾熱話題，不知有關的寫作班能否突破傳統語文教育的界限，讓學生有所裨益？

文：林清風
圖：林清風、法新社、被訪者提供



■陳子謙坦言不同的寫作班各有限制。

筆可能 衝擊寫作思維



■陳子謙找來了不少漫畫，如江記的《飯氣劇場》(上)和藤澤亨的《麻辣教師GTO》(下)，充當寫作教材。

在影像文化作主導的今天，林林總總的聲色光影匆匆流過，能凝聚思維、提煉思考的語言和文字，更形重要。由何鴻毅家族基金與《字花》文學雜誌合辦的《「筆可能」寫作計畫》，今年已舉行至第二屆，不論是初階課程抑或進階課程，都旗幟鮮明的打着創意寫作教育而來，部分策劃人和導師擁有傳統學院背景，當中在大學做學術研究、任中學教師的不乏人在，由他們聯袂授予的創意寫作課程，彷彿為建制添上各種各樣「筆可能」的一撇一捺。

重新認識自我

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的陳子謙，接觸大學的寫作班機會更更多了，他指出大學普遍會邀請知名作家，跟學生分享創作心得和技巧，並通過新詩、小說、散文等各種文類來作區分，以針對怎樣寫好某些文體為課堂目的。此外，陳子謙覺得學校舉辦的寫作班，學生人數往往不少，或許對導師在授課時構成某程度上的限制。「其實寫作班人數愈少愈好，方便討論、交流。」而不少學校視寫作班為拔尖、補底課程，亦可能讓導師感到兩者性質上的衝突。「他們要平衡各方面的人與事，也很考功夫。」

陳子謙於去年的《筆可能》當導師，到了今屆則擔任策劃工作。「我們嘗試讓學生的視野再擴闊一點。」他簡單地概括課程綱要——先認識自己，然後再認識世界。「課程主要由『我』、『我與它』、『我與他』及『我與世界』四部分組成。」乍聽之下，學生彷彿參與互動成長心理課程或敘事治療一樣，跟寫作課程好像扯不上邊。「其實所謂的創意寫作教育，教懂學生認識寫作、修辭技巧，並不是首要目的，我們反而希望藉着寫作，讓他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。對我們而言，文學討論不比生活經驗討論重要。」

多媒體協助授課

既然把「筆可能」作為課程主軸，內容也設定成「非比尋常」，而不是純粹的文學教育，譬如最普通的自我介紹環節，便參考電影《天使愛美麗》的有趣情節，要求學生自揭瘡疤般細數自己的「怪癖」；處理性別議題時，甚至會帶男生走進女廁、女生走進男廁，讓他們易地而處進行寫作，通過好奇、禁忌等經驗來產生思考碰撞；教導學生切換角度書寫身邊一事一物時，又找來電影《一個快樂的傳說》，通過戲中爸爸欺騙兒子納粹集中營為追逐遊戲場地這個例子，讓學生重新觀察身處習以為常的世界。「運用自己的想像力，能夠改變熟悉環境，樂趣便會從中而來。」



■上屆《「筆可能」寫作計畫》導師之一的俞若玫(左一)，也是今年的課程導師。

■《天使愛美麗》的有趣情節，將在寫作班重現。

陳子謙還提議學生拍攝自己周遭的景物，然後「看圖作文」，並且定下一個科幻、武俠小說之類的寫作類屬，來發展故事，讓現實環境注入虛構世界，並且以董啟章《粉刷》為文本教授擬物法，讓學生想像自己就是某件物件，扭轉視點投入另一個世界之中，便能以不同角度認識和理解事情。「也會以一些廣告作反面教材，譬如通過可愛的豬小姐介紹火腿、香腸、午餐肉的食品廣告，就是無法跳出人類第一身視點的擬人法。」此外，課程還有一些看似錯配的通感訓練，好像以聲音演繹陽光，或以陽光演繹聲音，他們還會帶學生走進社區，譬如逛商場，讓他們體驗空間規劃與消費文化的互惠關係。「一般的寫作班應該不會這樣策劃了，但我們反而強調學生介入社會之中，重新檢視身處的社會，這也就是文學的公共性。」

好像《筆可能》這類創意寫作課，能否衝擊學院式寫作教育，或培育學生成為創意盎然的文學家，現在仍言之尚早，成效亦有待觀察，不過在課程裏呼吸不一樣的教育和學習氛圍，從而重新認識自我和社會，或許是學生寶貴的成長一課。

《「筆可能」寫作計畫》查詢：2232 0087